

燕大週刊

北京燕京大學燕大週刊社出版 民國十五年三月廿七日刊行

第九十四期

追悼魏士毅女士號

魏士毅女士遺像

輓辭	董紹明
哀韻	劉廷藩
魏女士傳	蔡詠雲女士
追悼魏士毅女士	焦承志
悼魏女士	周乃賡
血淚的家書	清華女士
履餘的痕跡	劉厚德
日記中印象最深的一頁	綠女士
深一層的問題	栗慶雲
慘殺民衆與國務院之巧電	士 賓
國務院前慘殺後	于惠亭
死裏逃生後的一點雜感	張鴻勳
燕大自慘變來三日記	姜公偉
哭聲	農 人
本校同學被難後大事紀	馮日昌
逃生記	王志堯
燕大學生全體宣言	

謀自立者注意

凡同學欲於本年暑假中謀一位置自立者，請於四月二日以前，將姓名交於校長辦公室。教員會之「學生自助委員會」必為努力斡旋。

特別獎金

在五月一號以前，凡同學製有校歌者，無論中文英文，均請即日交到黃先生（Mr. Wee）或本編輯部代收。競賽第一名獎大洋拾圓。

本刊啓事一

本刊為追悼魏女士之殉難，特將第九十三四兩期合刊，增加頁數及銅版，因特售價每份銅元十二枚，郵寄六分。

本刊啓事二

本刊收到稿件甚多，奈因付印匆促，多未及排入。殊深抱歉。以後當陸續發表，諸希鑒諒。

本刊啓事三

次期本刊暫停，以示哀悼殉難烈士之忱。



魏女士遺像

壯哉女士 爲國犧牲
孰能逃死 此最有聲
成仁取義 邦家之榮
我同閭里 獨愧偷生

鄉同學

董紹明敬題

哀 籲

——爲魏士毅女士作——

花，摧折了！谷中的百合，籬角的白薔薇！

爲了極度的驚駭，向你揚手，干犯你的威嚴；爲地上鮮紅的血泊，呼喊；蘸她的血液塗抹你的塔碑，爲嗚冤無辜的靈魂昭雪，耶和華！你公義的眼目自高天鑒察，慘毒的霧圍中，有纖弱的身軀在血泊中哀吟掙扎！

爲親身經驗的恐怖，我咒咀殺人的手！咒咀？



黑的帷幕寂寂低垂，死亡之城夜色深冥，輕輕的，輕輕的撚撥，呵！心靈的弦索！聽露在滴墜，聽露在滴墜。

我帶眼淚，帶哀傷與疑惑，向你俯伏，生命從你那裏來，亦回到你那裏，從塵土化生的亦歸入塵土，悲哀的靜默中，使我聽聞智慧，使熱淚洗滌的眼目，窺見極樂之園：

你扶起偃仆的旗幟（註），把閉口的羔羊從血泊中抱起，你有杖有竿足安慰她，扶攜她走過死的幽谷，領她上凱旋之道，步入燦爛的明宮。

耶和華啊！只有你能擦乾一切的淚眼！

喪幃外，夕陽紅破，斜暉中，有白雪在飄飛，有白雪在飄飛。

（註）魏女士當日手執女校校旗 十五年三月十八日

魏女士傳

魏女士名士毅，直隸天津人。幼多病，然天資敏慧，賦性溫厚，故極得父母之憐愛。在里讀書時，已嶄然露頭角。民國三年秋，女士年十一，在天津普育小學肄業。後因病輟學二年。旋復轉入天津官立第十小學四年級。至民國七年秋，女士以體弱，家居補習一年；而聰明之資質，不以體弱之故稍受影響，學問進境，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民國八年秋，女士投考天津嚴氏中學，竟以優等錄取。畢業後入本校預科，時民國十二年秋也。女士性最擅長數學，入校後卽以此爲主科。

居恆靜坐潛思，研求學理，有領悟或興趣極濃之際，輒至廢寢忘餐；蓋純然學者態度也。然學愈進而體愈弱，胃病遂時作。顧女士自強不息，常以體弱為恥，時從事於運動而謀補救之方。煅煉之結果，竟以排球健將聞於女校。此次因大沽事件，八國使館致最後通牒於北京政府，蠻橫無理，大動民衆之公憤。月之十八日，上午十時，各界開國民大會於天安門，共謀援助之方。我女同學以事關外交，全體參加。女士激於愛國熱誠，體雖不適而亦勉強赴會。閉會後，羣衆往國務院請願，慘遭府衛隊之鎗殺刀刺，演成大流血之慘劇。女士中彈倒地，復被刀刺，哀哉女士，遂爲悲壯之殉難者！本校職教員及同學，既哀女士之慘遇，復壯女士犧牲之精神，十九日在女校禮堂，開全體追悼大會。會衆多憑棺慟哭者；女士之死，感人深矣！女士今年不過二十三歲，倘不遭橫死，將來之成就詎可限量，惜哉！然承女士未竟之志，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則又吾輩後死同學之職責也。民國十五年三月廿一日蔡詠裳。

追悼魏士毅女士

在國務院前屠殺的後一點鐘，我聽說魏女士殉難了，不禁痛哭起來。我不知怎樣幻想才好。我只盼望這消息是誤傳。於是我就趕緊跑到女校去詢問，果然她竟爲國捐軀了！然而我心中還是盼望着她未死。因爲她那沈默的性情，刻苦向學的毅力，與夫對人接物的誠懇，無一不令人掛念。在回校來的道上，聽有人說她還未曾死，我不禁雀躍起來。那知這令我喜歡的消息反是謠傳——這更使我難過！三年前在津門讀書的時候，我就知道魏女士的名字。當時在嚴氏中學中，『大魏』『小魏』齊名。現在這忠誠刻苦的魏士毅竟舍我們去了，只留下她的摯友魏淑貞日夜的哭她！想來痛哭失聲！在我的回憶中，或者也許是在一切認識她的人們的回憶中，都能想見那日夜抱着皮球的影子。魏女士非特是性情溫柔好學不倦，而且剪髮素服，樸質爲津門婦女界所未經見的。當我到燕大來讀書的時候，許多朋友，有的是魏女士的朋友，對我提說她也在燕大上學，教我時時幫她的忙。可惜我有心無力，又是滿肩公事，雖然同學兩年，尙不曾幫過她的忙。我對她的款

意向未能自贖，可巧她的噩耗又傳來了；這悲哀又豈止倍于同學們的呢！我不特想到她自身的可惜可慘，還聯想到她父母弟妹的沈哀，更想到中國政府之無望。魏女士的犧牲，雖然給家庭朋友同學以無限的悲哀，却給了中華民衆以無上的刺激。中國真正的民衆運動，真正的改造，真正的幸福，將要因此來到了！如此，女士的殉難雖然可痛，但民衆應當感謝她替我們開了一條血條路。我們若是真正這追隨她英武地前進，才能使女士及一切殉難的人瞑目，不然的話，我們雖追悼，也難使死人展氣呢。

三月二十二日焦承志。

悼魏女士

周乃庶

【乒乒乓……

……乒乒乓】

無量數的大鎗手鎗在濃煙中掃蕩，

「他媽的……

滾且不？」

臉肉猶惡的衛士叫罵，手撑着刀鎗。

「救命啊，老爺……

別打拉……」

赤手空拳拖泥帶血的學生哭叫着！

卽時間乒兵聲，叫罵聲，呼救聲，與鎗煙塵土，渾成一片天地昏茫！

亂逃時胸前射入了致命的子彈，

卽刻倒在自家的血泊中亂滾亂喊；

接着最末的苦楚掙扎，四肢已無力的拒揮，

不久清潔的魂靈已與血泥的驅殺道一聲「再見」。

這泥血中最末數次的掙扎，

生者何能揣及當時的苦楚？

熱烈的追悼者空迷迷的想像與幻想，

雖是她的慈母也不過只有淚的追求！

燕大週刊

從此後諸同學心板上的痛痕，
像惡魔警擾怦怦不定；
任天上末日期到，地球沈淪，
也毀不掉這深處永刻的慘痛！

十五，三，二十三。

更生後雜談

紹明

一，脫難的情形

三月十八日早九點多鐘，篤弟到我屋子裏來，說是本校同學要去參加國民大會，問我去不去。我自己的性情，本喜歡坐在屋子裏邊隨意念點書；更因為所好的是文學哲學，尤其喜歡躲在一個僻靜的地方去冥想，不大十分願意與那羣衆接近。可是我從小染受的國家思想很深，覺得凡與國家有益的事情，就應當毫不猶疑的去做。我參加以往的學生救國運動，態度總是如此的。近來更從文學哲學中得到一種新的覺悟。人既活在社會國家當中，就應當關心其中的事。若是社會國家紛亂的不堪，自己反躲在「象牙之塔」內裝沒事人，未必不可苟安一時，思想起來，究竟無聊；至於名山大業的思想，從進化的眼光看起來，尤其覺得糊塗不通了。還是隨順著機緣，將自己一點生命之力，專注的熱烈的發表出來，不去苦苦追求什麼人生的究竟，永久的價值，一一或者這種東西本來無有，世人云云，不過是強自慰藉罷了，一一似乎更為澈底，更合於人生的真義。佛家說「方便即究竟」，我以為是應當如是解說的。剪斷截說，我就本著這樣的心情，同篤弟雜入同學的隊中，走向天安門去。

聚會，遊行，請願等等大家都知道的事，我可以略去不說。現在但說我自己的一點經驗。到了國務院，我隨著本校的同學，散集在圍牆的東北角。當時想，請願的條陳既已在國民大會中定好，現在祇是推舉代表進去請願。國務院必是照例作一番慰勉的答復，那末，民意已達，民氣已伸，自然可以收隊返校。所以當時的心情並不像未到之前的那樣緊張，也就未擠到前方去聽以為當然的議論。看旁的同學也多有如此的，我們的女同學多已靠牆坐下休息。過了一會，總指揮報告，前邊已經舉出五位代表入內請願。越覺得自己所料的不錯，心裏

尤其弛緩了。這時忽聞前方有數人爭辯之聲，初以為羣衆中意見不合，以致爭吵。因是歷來羣衆運動中常有的事，所以未覺驚奇。不多時則見前方有一股人直向東門衝出。我則以為是羣衆意見不合，遂至分裂，這也是滬案運動中時常有的。這時不但自己未想出外，因為門間人多擁塞，並告訴與我一同站立的人緩著點走。橫豎有國民軍在此，——這是信了國民大會主席所報告的話，——總不會鬧出亂子的。那想到就在這一股逃衆之後，槍聲就發了呢！槍聲一發，後方莫名其妙的羣衆立時慌亂。我見大門為逃衆擠住，料想逃不出去。因見大家都往大門北邊的小門裏跑，我也就隨著跑。本來我與幾位朋友立的相隔不遠，大眾一衝，弄得彼此不能相顧。跑不上兩步覺得後邊的槍彈越來越密。再立著跑恐怕會碰著鎗彈，因即臥地片刻。臥地的時候，看見對面牆上的土為鎗彈打的簌簌下落。後來鎗彈覺著稀可些，而喊殺的聲音却愈來愈近。當時就掙起來跑進小門。跑進後辨明是個馬號。起初還靠牆站著，以為這樣一定可以安全，想來不會追殺的。驚心未定，小門內鎗聲又起，連裏邊的保安隊都嚇的亂跑。我又與大眾竄入馬棚南頭第一間的角上，攢聚在一起。聽見外邊的鎗聲如同放年炸一樣的連天價響夠半點鐘。外邊的鎗聲稍停，馬號中間也不知有幾個丘八，一面喊殺，一面放鎗。在第一間馬棚中的人們，大概又覺得不妥了，一闕跑出馬號，直向東門。我們正跑中間，不知何處又是乒乓兩鎗。我就一跳蹲在鐵門角下。這時有許多人在我前後擁擠，我得著一點功夫偷眼向院中觀看。看見院中央已無兵士，許多兵士皆在院西邊，有站著的，有蹲著的，彼此一方面說笑，一方抹擦他們的鎗桿同刺刀。知道他們是從西邊追殺過來，然後退回去，安閒地做他們「成功的拂拭」。兵士的西上方一片微紅的天色，猶如黃昏般的岑寂。院子東半邊覺有許多人在那裏時坐時臥的宛轉呻吟，仰面不動的我在邊遠中祇看見一位，是在近門的處所，我清清楚楚看見他或她的半邊臉頰炸得稀爛了。

說時遲，那時快，我的地位立刻又發生危險。逃衆過處，轉過七八個穿軍衣的野東西，有的拿著木槓，有的拿著刺刀，有的拿著槍柄在門口來往刺擊。這時門口已堆起幾層屍身，血肉模糊，難以形容。

燕大週刊

方才說的幾個野東西，就從這個肉堆子的北邊轉到我所在的地方。看看碗口來粗的木槓就要從他個身上轉到我的腦袋。這時我不能不尋出路，祇好來從這個可怕肉堆子上搶過。幾尺長的肉堆子，并且時時顫動呻吟著，一時是不容易爬過的，正爬之際我便被後面的一位難友抱住我的左脚。他的意思自然是希望我將他一同帶出去，可憐！這究竟是他的無可奈何之想；無論我一隻腳帶不動一個人的全身，在他身上推爬著的那些羣衆又那能容他前進半步呢？然而他終久不肯放鬆我的腳，依舊緊緊的抱住。我起初本是跪著爬，因為一隻腳爲人抱住，向前一掙，便放了個馬爬。我這放平的脊背，好像爲後來者鋪起一條馬路。就覺得一陣一陣的從我背上滾爬而過。忽然飛來一脚將帽子踢跑，再是一腳，眼鏡架就碎了。究竟那時還算清醒，還知拾起兩塊鏡片丟在衣袋裏。不過後來頭上也著了同脊背一樣的幾下待遇，便就有點昏昏然了。眼前一陣發黑，心中覺得是希望有限了。也就不再掙扎。然而過了一會兒，身子有點輕鬆，左脚慢慢的掙出，望前攔兩攔，就到了邊緣。可憐！邊緣上疊起幾層屍身，頭都探在外邊，有朝上的，也有朝下的，就如肆集順擺著的鯉魚。這個印象刺激我頂深，在這印象中我鐫上執政府及其衛隊，大概是永遠不會忘掉了。

門口外邊有一位學生模樣的人在那裏痛哭流涕的吶喊，請逃衆腳下留人。然在驚魂已落的羣衆，那還留意到這樣的話呢？我爬下人堆剛踉蹌了幾步，忽然從對方偏南的一個胡同中拍拍放了兩槍。彈子落在我前面的牆上，騰起兩縷飛塵。我這時既怕他再放，身體也實在痛疼難忍，就一脚栽在門北一個土堆子旁邊。上下一看，渾身血污。腰際特別覺得無力，以爲必是中了槍，兩手繞腰一摸，幸而不見滴血，心下稍安。滾了兩滾，從地上掙扎起來，踉蹌到馬路東邊，這時身子非常的軟，心中既牽挂未曾出門的好友；又怕被丘八活捉了，拷逼口供；又思索兵士開槍的原故：真是萬感交集。迎頭一家舖戶，門已上板，可是還有一扇半掩著，其間露有人面外看。我本想搶進去逃避，但是眼看著前邊與我同光景的一位已經遭了拒絕，祇好另尋他路。南邊有大兵屯集，自然去不得，祇有往北走。走不上幾步，幸而碰著同學張鴻勳君。得他參扶着走入一條朝東的胡同。路上蹣跚著學校拾球的小

孩腿上中了一彈，遂約著他一同走。彷彿走了許久，才能給小孩雇了一輛人力車。又走了許久，我們兩個也很容易雇著車。路上依然爲痛的感覺及紛亂的思想繁擾著。喉際覺得非常乾渴，因爲口中已經滿了泥沙。洋車夫說我臉上土太多，身上又有許多血，怕在路上被拿。因用手巾從臉上抹下許多土，又用拉車的棉袍遮了我身上的血跡，就這樣跑回學校。在路上從張鴻勳君口中才知道打人的不是國民軍，乃是執政府衛隊。

(未完)

血淚的家書

渭華女士

在山風鳥語裏，我拿起筆來，給我父親寫着信。

父親：當你接到這封信時，不知你將要爲你死裏逃生的女兒微笑；還是要爲久病垂危的中國痛哭。十八號夢想不到的慘劇，誰想到你平庸的女兒竟亦作了一個演員？父親，你除了爲那些死者受傷，和爲中國下淚以外，替你的女兒鼓掌歡呼吧！那一點小波浪，在這平靜呆板的生命中，是何等可以珍貴啊！父親：我是已覺起誓，不再參加羣衆運動了的人，因爲每回運動，給我的印象只有悲哀和失望；社會上的隔膜，似乎告訴我說中國的民衆是永遠亦不會攜手；知識界的喪心病狂、似乎告我說中國的頭腦是永遠不會清醒。啊！父親：我爲了中國，爲了我自己，爲了你愛我的慈心，我極力地躲避一切使我消極的事情。但是違背公理的八國通牒，使我忘記了一切。所以我又去了。我疲乏了。但是我依舊照着我那素日的皮氣，支着一付很有精神的架子走着。但是我的心情，却分外緊張；我不由得勸幾個身體軟弱的同學回去。我真不知道我爲什麼要留心到她們疲乏的面孔？我平常是那樣粗心。這次也許我是膽虛了吧？但是我並不覺得，當她們問我回去不回去的時候，我很堅決地搖了搖頭。我終於走入執政府的鐵欄門。我太疲乏了。我們幾個同學，都坐在右邊牆根底下。等候着消息。過了不大的工夫，平靜的人海裏，好像被狂風捲起一陣急浪。我亦不由自主地站起。急速地定了定方向。向我進來的那個門跑去。沒有跑了兩三步，我已經被捲入了江心。連珠的槍聲，絕命時的呼號。好像山崩了飛出石子，亂擊着沸騰的海面。當這決堤的湖水，後浪逐前浪地

流到欄門口，在這生命呼吸的關頭，我分明地聽見：「不要讓他們出去，關門」但是這不可遏止的驚濤，終於衝出了這道險峽。忽然一種沉重而不可抵抗的力量，將我壓在地上。當我掙扎露出面目來這時候，我下半個身子，已經好像樹根一般地長在土地和傷者的中間。除了我那一雙轉動的眼睛，送走了多少踰過我腦袋的逸衆；和我那一雙耳朵，聽了無數的斷腸聲音；我已經沒有別的感覺了！忽然我身上的重量加增。我的呼吸將停止了。父親：我忽然想起你從前對我說的那句話：「人總要犧牲在不能不犧牲的時候。」這種思想給了我一線靈機。我用力將我的右臂插入我的胸下。省得壓壞我的內臟。但是鎗聲依然不斷，呼吸愈覺困難，一種絕望的悲哀，浮上我的心頭。但是身旁正有一個更可憐的犧牲者！他穿着粗藍布棉衣，長灰白的鬍子，土色的面孔上現出黑而可怕眉毛，這正是母親說的那句話：「世界上總有比你更苦的人在。」啊！父親：我有一個時候簡直不能呼吸了！誰想到當我決意把性命置之度外，閉上眼睛的時候，身上却鬆動了一下；臨死的人是不會失却一個機會的。我真不知道我怎麼能從執政府門口。走到對面的馬路階上！但是我太累了，只得坐下憩息一下。可是人像飛也似的跑着，鎗聲不絕地響着。我只得也起來跑。跑到一個胡同口，我想着拐灣是最穩當的方法。幸而那裏有個洋車。父親：在這危險中，只有那洋車夫是我唯一的救助者。父親我平平安安地回了學校了。這次的冒險，我是一點也不懊悔。有的人說我太不機靈了，太不精細了；但是多少機靈和精細的人，有過我這樣的奇遇麼？父親：在你和我哥的頭上，都曾飛過子彈。我現在亦有了一點小小的經驗。父親：我最難過的就是，我那危急的時候，感到那樣的悲哀；我現在爲那種悲哀感到了羞恥。這樣的世界！這樣的國家！你所謂的「那不能不犧牲的時候，能永遠不來到我的面前麼？」

我爲了這個，我願意有一個堅強的信仰，養成我健全的人格，勇敢的靈魂，將來教我死的臉上，浮着一層滿意的笑容。但是父親：你放心吧！我總記着那句話：「犧牲在不能不犧牲的時候。」

父親：我腿上不過受一點皮膚傷。然而師長的慰問，朋友撫待，却飽嘗了不少。父親，你的女兒，不會爲臨死的悲哀哭泣；却不能不

流感激的眼淚啊！

贖餘的痕跡

劉厚德

得得……格格發出幾聲打門似的聲浪以後，頓使當時因避險而俯伏在石旁的我，從萬分驚怖中把我的頭兒露出，我的目光也射箭似的直向那發聲的地方看去。唉！不看還好，一經寓目之後，我常時卜卜跳着的心兒，幾乎要從百度降到零度下而停息工作了！

當我正想從人叢裏鑽進去看看裏面的情景的時候，羣衆無論男的，女的，工的，學的，都向後退了，而且由步走而至於飛跑。我那時雖然還沒知到他們所以退後的究竟，然而也轉過身來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快跑了。「東門一定是人多擠擁的，究不如向西門跑！」紛亂而驚惶的當中，即時向自己發出這個號令。真的，目光立時向西門射去了；可幸從來沒有到過運動場上出過風頭的兩把弱腿也隨着目光所注意的西門跑去。那麼，如果順順利利的跑到門外，我當然沒有什麼危險之可言；而當時我的精靈的目光，和善跑的腿根因着保護主人而獲勝利，當然也要受了上賞。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牠們都失敗了。當我還沒跑到國務院前照壁的時候，我要依靠逃命的西門已經關閉了，被那「盡忠皇上」的衛兵們關閉而且把守了；同時下雨似的鎗彈已經肆力的向到會的青年男女們作威作福了。呵！「情急智生」一句，也許可以為當時的我做個道譽吧？！不然，為什麼在這萬分危急的剎那間，能夠毫不踟躕，毫不慌忙的躺在那靠在門旁的一塊大石的旁邊，而且當作真的，天然的保障呢？！

槍聲放砲似的密密響着，人們的呼聲不辨哀樂的嚷着，而且借着那濃烟的空氣。盈盈如牽絲不斷的送到我的耳鼓來。倘使當時沒有那已經苦受過急跑的腿根的酸告和那剛才退後時所受的一陣驚悸，很容易使這個常常以夢鄉為友的我懷疑而且幻想到那時是除夕晚上。

槍聲忽然停止了，這是第一次槍聲，打門似的格格得得的聲音也在此時送到我的耳鼓來。我當時由於聽覺之轉告知道牠是來自不遠的；而且天賦給我的好奇心，還沒受那恐怖心完全的征服，可以舉頭一望，是當時禁不住免不了的事。唉！可怕！肉麻！不看還好；過眼

之後，僥幸而沒死在「槍林彈雨」的我，幾乎要死在這一瞬的剎那。因為那格格得得的聲音不是別的，就是那照壁下躺着一個死尸被着那全無心肝的兵士拿着木棍向着頭蓋亂打時所發出的一種哀聲。

『君子不重傷』。這是戰國時代所發出的的一句話。人形獸心的衛兵們，當然不敢希望他們能夠做到君子之所為；然而對於一個已死的人仍然加以痛擊，這也許可以證明他們之對於「重傷」為不足而要實行「重死」的手段吧！

『唉！救命呀……呀！我……我不……我不是……呀！』因格格得得而發生的恐怖還沒消失，可恨沒耳聾的我，又聽到別種的悲慘的聲音了，而且似乎是女子的聲音。真的，由於當時我親眼的證明，離我不到三十尺的門下，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老頭，右手拿着似乎已經染過腥血不少的菜刀，兇神惡殺的向着一個二十餘歲穿着黑衣黑裙的女學生的頭上瞄準，將要實行其從祖宗遺傳下來的殺性。當時那個女子嚇極了，唯一而且天然的自救方法就是叫喊，盡情的叫喊。然而在這個「雞飛狗走」的當兒，誰也只好各顧各命。即使她呼天搶地，椎心泣血，除了那無處不有的空氣稍為緊張一些外，有誰能夠加憐；更有誰能夠幫助呢？當我思潮起伏，週身發抖的當兒，鎗聲忽的停止了，這是第二次的鎗聲；那種悲楚而酸苦的喊聲，不知怎的隨着那靜默而好殺的死神飛去了。

『走！走！向西走！』嚴酷而唐突的腳聲忽的從森陰而悲殺的空氣送到我的已經為槍聲鬧到「不亦樂乎」的耳鼓來。無情而靈敏的神經頓時嚇使我的疲倦不堪的弱腿跑馬似的轉過西門，望着外邊一直衝去。在這「走馬看花」的急速的剎那間，我還見着五六名的衛兵實彈利刃的把守着西門的兩旁。他們明明看見我是衝出的，但是為什麼不加害我，使我嘗嘗因着人類進化而發明的槍彈或利刃的滋味？我自己實在無從解答，只好詢之於那幾位把守西門的衛兵們。不然，也許當時戰勝「東髮小生」的死神們感着有些疲勞因而奏了凱旋的歌兒吧！

『格格得得的不是那個衛兵向着那死尸的頭上亂打時所發出的聲音麼！手裏拿着菜刀正想向那女子斬下去的不是兇神惡殺的老頭麼！』我忽的從被窩裏跳喊起來；同時通身都出了一層冷汗。這是回來後

晚上睡覺時的一種情況。

末了，總究不能再次入目了。週身不斷的發抖，思潮波湧的起伏，似乎進了半睡之鄉了；然而人們飛跑着重重的脚步聲，拍拍的槍聲，和混雜着哀切的哭聲，仍然斷斷續續隱隱約約的借着萬籟俱寂的冰寒的夜氣擠到我的耳鼓裏，更針刺似的沁到我的多傷的心兒，使我即時起了一陣莫名其妙的冷慄。 大流血後第四日，在本校。

日記中印象最深的一段（三月十八號）

祿女士

一個三月的早晨，太陽剛纔起來，秀兩眼惺忪的望着大地。秀此時還照常時一樣，六點鐘起來，對彩說：「你起來吧！男校有課呢，快起來吧！」彩微微的笑着，斜視着秀道：「我真是疲倦極了，讓我再睡半小時吧！」秀說：「你再不起我可……」她只好勉強支持起來，匆匆的到男校上課去了。秀坐在寂寞的室中，預備明天的功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連忙把手表看了一看，已到十點鐘，彩快回來了，所以走到操場上，去等候她。噹噹的鈴聲響了，聚學生會，聚學生會！一羣一羣的向那深深的大禮堂走去；真是整齊，一個一個坐在那裏，聽會長報告開會的宗旨：「日本聯合八國，砲擊大沽口，要實行辛丑條約，以武力繼最後的通牒」當會長報告完了之後，立刻就有三四位同學起來說道：「主席，我們今天的問題，是關於外交的，日本無理的通牒，乃是要實行他們的帝國主義；來侵略我們的國家，我們去赴國民大會，雖然沒有什麼效果，然而我們不可失了民氣的表現，所以我們今天應當參加國民大會」，又經過許多的討論，大多數都贊成去，結果是全體整隊出發，到天安門。

一隊一隊的向前行，約半小時的光景，到了天安門，主席同代表共有十餘人，在那高聳的台上，演說今天開會的宗旨。一羣學生，站在台下，側耳靜聽，主席報告，歡聲如雷，閉了會，上執政政府去請願吧。只見見飛揚的校旗，在空中飄蕩，又是一隊一隊的向前行。走到總布胡同，秀對彩說：「我實在不能再走了，我們回去吧？」彩回答說：「你要回去，你就走吧，我是要堅持到底的」好！你堅持到底吧

燕大週刊

，我走了」秀走在馬路邊，也變爲一個旁觀者，在路旁看那些勇敢的少年，精精神神的向執政府去。秀回到學校，吃了午膳，到操場上散步，遇見她們在球場打網球，她也加入其中，在最後勝利的時候，忽然聽見鎗聲，「你們聽見了沒有？」秀說，「不要緊，我想不是放鎗吧？政府同學生的衝突，斷然不敢放鎗，」正說的時候，碎碎的鎗聲，連響了六次，忽然有人找秀，於是她急忙跑去一看，才知道彩受驚跑回來了。只見彩周身的鮮血，面色灰白，兩眼發直，連鞋也失掉了一只，斜倚門口，口中呻吟着說；「哎，我難受極了」，於是卿扶着彩向寢室中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去。科長同教員們都來安慰她；知道她沒有受傷，所以稍爲放心，她們對秀說，「不許同學們來看她；怕她勞神，」於是她們都走了，秀獨自坐在彩的旁邊，愁默默的靜沉沉的凝視着彩，看她安眠了半小時，才醒轉來，她的精神稍爲好了一點，對秀說；「親愛的秀，我真是死裏逃生，當我到國務院的時候，看見許多的衛兵，如同要臨戰場一班，手裏拿着鎗，羣衆的代表，要見段二位，都被拒絕了。忽然聽見鎗響，我起初以爲是放空鎗，恐嚇羣衆，所以一點都不怕，只看見羣衆向外跑。也有倒在地上的，我此時也怕極了，緊緊的握着魏女士的手，蹲在牆根底下，用帽子將眼蔽着，怕被鎗子打傷了。約有五分鐘的光景，見伏在地下的人們，都向前爬着走，魏女士的踪跡也找不着了，只好自己逃命吧！向前跑了兩步聽見一位男同學說，「讓女同學先上牆吧，」有一位不相識的人，將我扶上牆去，我對他說；「我死不要緊，牆太高，我過不去，你放我下來吧！」我又等了幾分鐘，連跌帶跑，向大門走去，怎奈我的神經昏亂了，不向大門，反向那衛隊走去，他們都是穿的黑色制服，三人一排，惡恨恨的放鎗，我的膽驚破了，只好又向別方擠去，沿着海軍部的東牆根跑着，羣衆的人數太多，擠的我氣也吐不出來，呼吸也快閉了，我勉強呻吟的說；「你們讓我吐一口氣吧！我實在不成了！」幸而有一位將他的手用力上一伸了，纔救了我的命，再向前狼狽的走着，遇見了兩個死屍，橫臥在地上，旁邊有一位受傷的人，看見我不敢過去，他對我說；「你可從我我身上踏過吧！」我對他道了一聲歉，就忙忙的從他身上踏過去了。好容易出了鬼門關，拚命向前走，鞋也失

掉了一只，我仍是不知道，遇見我們的同學，問我道：『你怎麼哪？』我回答說：『你快去救人要緊！』又遇見了一位不相識的路人，扶着我向大街走去，看見一個洋車，才回到同府，秀，我是再生，唉！我是死裏逃生！可怕的鎗聲，傷者，死屍，深深的印象，都刻在我腦海中。彩說完了之後，秀安慰着她，勸她不必過於傷心，彩就安安靜靜睡了。

深一層的問題 梁慶雲

三兩千人的國民大會，——報上常常號稱十萬——隨着大壓迫的次數，一次又一次地開了。去年到現在，因為大壓迫大摧殘的次數越發加多起來，所以國民大會也『不憚煩』地開了又開。又因北京沒有代表民意的政府，所以屢次向段政府請願。在請願的人，因為愛國熱誠，總希望段政府萬一採納民意，替國家賣些力氣。但是『自絕於民』的段政府，却抵死不肯高升為代表民意的機關，並不以為向他請願為榮，反倒稱學生們是暴徒，是赤黨，使其衛隊屠殺羣衆，演成空前未有的慘劇。唉！好了！我想羣衆總不至於再去請願了！

羣衆運動經過此番打擊，在運動本身上，是好處呢，還是致命傷呢？若參加運動的人，從此便灰心喪氣，停止了運動，那末，這一次的打擊，的確是民衆運動的致命傷了。若民衆在這死悼生之餘，得到深一層的覺悟，使幼稚的運動，進而至於成熟的運動，那末，這一番打擊，在運動的本身上看來，不是致命傷，却是一種好處。

我們知道失敗是成功之母。以前的種種運動，都可以說是失敗了。在遊行示威時，呼聲震撼天地，好像是能夠寒敵人之膽，使他們自動地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實際上的效果是等於零。連北京的市民也因為看慣了這種紙老虎的示威運動，便老實不客氣地加以『胡鬧』兩個字的批評。羣衆運動到了今日，在社會方面，已經失了信用和同情；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國賊方面，也看明白了羣衆運動的背後，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實力，所以他們才敢三番五次地演出流血的大慘劇來開心。真的！以前的羣衆運動是失敗了。我們應當在過去的失敗上，另築起新的根基來。

我們本着此番大慘變的發生，就發現了羣衆的幾個弱點。

(一)消息不靈——國民大會的主席報告說，執政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實際並沒有解除，以致羣衆遭了此番意外的危險。這是因為沒有專負偵探消息的人。

(二)缺少組織——當衛隊射擊羣衆的時候，登時秩序大亂，羣衆便互相蹂躪起來。

(三)缺乏共同目標——這一次羣衆到執政府去究竟是抱着什麼宗旨呢？有的是去驅逐段執政的，但他們却祇拿着幾根短棍，絲毫沒有實力可言。有的是去請願的，但他們之中，也有和着高呼『推倒段政府』的。

(四)缺乏宣傳功夫——慘變發生時，幾個人伏在牆下避彈；鎗彈打到牆上砰砰地直響。忽然有人喊着說，『這裏全是老百姓，沒有學生，請老總們別向這裏打罷！』原來所謂老百姓也者，就是順民的通稱，所以他們才掛起『老百姓』的招牌，請老總們饒命。的確這種道地的『老百姓』在北京——首都——還是很多。他們不願做，不知道做新中國的國民，不是因為缺乏宣傳的工夫麼？

羣衆的運動，既然經過此番的挫折，既然發現了這些弱點，那末，今後的方針是什麼呢？

(甲)覺悟

(一)民衆應當覺悟並決定，以後永不再向偽政政府請願。

(二)凡不是民衆本身的武力，總是借用不來的。

(三)內除國賊，外抗強權，並不是兩個問題。

(四)無知識，無訓練，無武力的羣衆運動，絕對不能有成功的僥倖。

(五)『連聲之雷不響』，所以示威遊行，非到必不可少的時候，不可輕易舉行。

(六)沒有詳密的計劃和充分的預備，不當輕舉妄動，以傷元氣。

(乙)急務

(一)趕快實行極有效力的宣傳工夫，並增加國民的常識。

(二)趕快實行極堅固的團體組織，以二人爲組，十人爲團，十團

爲會；會以上有大會，大會以上有總會。

(三)趕快成立學生軍，以培植實力。

我們經過這一次的大損失，若不能得到深一層的覺悟，我們的損失和犧牲，就是無意識的，就是真正的損失了。我們這樣，一來對不住已死的先烈，二來也對不住自己。所以我深盼望我們能有極深的覺悟，從失敗中築起新的根基來；從此在我國民衆的運動史上，另是一個新紀元。若中國不該滅亡，黃帝子孫不是亡國的種族，我深信必有能行吾言的人。

慘殺民衆與國務院之巧電 士 齋

關於此次大沽事件，責任完全在日本方面，而列國不察，竟與之攜手，對中國下最後通牒；帝國主義者之狼狽爲奸，視吾國人爲案上魚肉，已爲明顯之事實。吾人對此有所憤慨與反抗，本刻不容緩者。因此而有本月十八日之國民大會，因此而有當日之國務院請願。孰知反形成空前之民衆大慘殺！

國務院衛隊究爲何對民衆開槍，且至十數分鐘之久，吾人不得而知。然事後綜覽各方面事實，始知政府係故意的有預備的且爲大規模的慘殺我愛國之民衆 試陳其故如下：

(甲)國務院東門對過之十條胡同內，有衛兵潛伏，在十條九條八條東口亦各有數衛兵把守，而十條胡同內之衛兵竟對逃跑之民衆開槍：是顯然政府已將衛兵嚴密佈置，專爲槍殺任何請願之民衆 如政府欲防範「暴徒」之侵襲，理宜將國務院大門緊閉，政府之衛兵祇宜施行其衛護之責。而乃事不出此：先任民衆長驅直入，然後加以內外之夾擊，大有非殲滅我民衆不止之勢。嗚呼，吾中華民國之政府！

(乙)吾聞任何國家，欲止息暴動，在未開槍之先，宜有使人注意之警告。縱令我愛國之民衆俱爲「暴徒」，政府此種殘酷之措施，已屬非法；何況我民衆，既非「危害國家」之「暴徒」，又非「目無法紀」之亂黨乎。政府不予民衆以任何敬告，竟無端令衛兵開槍，且對於逃跑者射擊尤劇，而在東門堆積之死傷者，衛兵竟用刺刀亂扎；逃於院內馬路中之民衆，更有數衛兵堵門射擊。政府如此容縱其衛兵肆意屠殺，

是早已成竹在胸，視民衆狗彘之不若也。嗚呼，吾中華民國之政府！

(丙)當日國務院衛兵開槍，連開三次，共約有一刻鐘之久。第一次開槍時民衆無不準備逃奔，政府當局果稍有人心，即應於此時停止其射擊。孰知彈雨槍林，竟一而再，再而三，民衆何辜，蒙此慘禍！吾意政府當局此時或安坐高樓若無事然也。政府非真有意屠殺民衆，何至令衛兵開槍有一刻鐘之久！嗚呼，吾中華民國之政府！

(丁)政府果以爲民衆將不利於政府，設法解散驅逐，放空槍驚恫之已足矣，奚必實行描準射擊？據報紙所載及吾人所目覩者，死傷之民衆，彈粒之自足以至首部入者皆有，且有一身而受三四彈粒者，有受彈粒之外，更受兩三刺刀者，吾真不知安坐高樓之政府當局，是誠何心？意者除爲大規模之屠殺民衆外，殆難思議矣。嗚呼，吾中華民國之堂堂政府！

綜上諸端事實，即知政府係故意的有預備的且爲大規模的慘殺我愛國之民衆。此無需辯。



試觀國務院巧(十八日)日之通電，其捏造事實，誣罪民衆，當可不言而喻。例如「率領暴徒數百人」一語，爲雙重之荒謬。當日之入府請願者，何止數千民衆。不曰暴徒數千人而曰數百人者，是顯然國務院不敢承認數千人皆爲「暴徒」，夫既不敢承認數千人皆爲「暴徒」，遂言「暴徒數百人」，試問何所依據？安知不有數十人或數人？是其張大其詞，誣衆以罪，至爲明顯也。又如「手執槍棍，圍襲國務院」一語，更係無中生有。當日學生中確有持木杆竹杆旗幟者，亦有持手杖者。但絕不能以此與「槍棍」相提並論；況民衆果真「手執槍棍」，則沿途遊行之秩序，何能井然？兩旁隨行之警察，何能令其在街上遊行，且准其至國務院？民衆純係排隊行入國務院，何得曰「圍襲」？果真爲「圍襲」，則比圍入之時，即應與衛兵立刻發生衝突，而事實上乃在入院數十分鐘之後，民衆始聞衛兵之槍聲。「圍襲」者，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也。今衛兵數百排列院內，儼然如臨大敵，而民衆方面手無寸鐵，魚貫而入，試問從何「圍」起？從何「襲」起？至謂民衆「有拋擲炸彈潑灌火油等舉動」，更係誣罪於民衆。夫果有拋擲炸彈之舉動，則衛兵

排立之嚴密，據下文所言，何能祇「擊死憲兵一名」？果有潑灌火油之舉，自必由民衆攜帶火油入院，然而事實上民衆除帶幟旗者外，餘皆赤手空拳，「潑灌火油」之事，幸國務院當局夢想得出！後又謂「擊死憲兵一名，傷警衛司令部稽查一名，警察一名衛隊多名」，是更抵賴捏造之辭。民衆已死三十餘人，重傷百餘人，爲減輕其責任計，故僞言死傷幾許。容或有之，亦係衛兵自相誤傷。何也？羣衆逃奔之際，衛兵持刀正向前追逐，甚至在東門口對仆地之死傷民衆亂刺，而後方衛兵，則仍向前方槍擊，其誤傷前方之衛兵，亦在情理之中。故所謂「被擊」者，究被何人所擊，亦國務院當局所應精心考慮者也。末謂「暴徒亦死傷多名，又當場奪獲暴徒手槍數枝」，果係暴徒手鎗歟？抑非然歟？吾人不得而知也；至死於國務院前之三十餘男女學生及十三四歲之小學生，以及就養於中外各醫院之百數重傷男女學生及廣東代表；斯即所謂「多名」歟？斯即所謂「暴徒」歟？噫國務院之當局！



吾人今以兩事敬告政府當局：（一）對日本之態度，非第不應有消極之應付，更宜有積極之抗議。何也？理在我，曲在彼，我不乘機追究，彼即視我無能，而強有種種無理之要轄。（二）民衆運動，爲一國命脈，亦爲政府之後援，諸公提攜之猶恐不及，何忍如此殘殺？諸公所以能「衰衰當朝」者，何時不賴四萬萬民衆之力？今竟拔本塞源，倒行逆施，民衆其不許也必矣，民衆其將建設新勢力也必矣。諸公其三思焉。記者按：據報載衛兵受傷係因分贓不均互毆所致，三月十九日

國務院前槍殺後

于惠亭

這次列強因大沽口事件，對我政府發出最後的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逾期即有相當的對待。我們都知道這四十八小時是在三月十八日午前期滿，諸位，這件事體是何等的緊要重大呵！我們有血性的學生怎能不去拋開書本，對於這個關係國家存亡的大問題有所表示呢？到執政府去請願，可萬也沒想到，可萬也不能想到那位自稱七十老翁，白髮念佛，著內感外感的段祺瑞，所謂國民的軍人的巨子賈德，和人格喪盡的章士釗竟忍下令槍殺無辜愛國的青年男女學生與市

民。也又沒想到槍殺赤手空拳的學生，死的竟有四十多個，受重傷，生死莫卜的又幾十個，無下落的亦有十數個，至於受輕傷的，可就不知幾百十個了。我這最富情感的人，身臨這種可驚，可痛，而又可恥的事變裏，的確不知道這是已過二十年中一那年那一夜的惡夢呵！事後不知不覺的對於殘暴的人們，懷着一種說不出來的痛哀；對於這些葬身鎗林中的同學，同胞們，我也只能幾次明哭暗泣，迸出來「物傷其類」的同情心之淚啊！

這次學生的運動，完全本諸赤子愛國的熱心，並無任何不法的思想，當然更沒有任何不法的舉動，至於國務院所發的通電，說甚麼共產黨，暴徒，帶着甚麼炸彈，火油，還有甚麼一百零幾A式的手鎗……呵呀！「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殺了青年男女不算，還要在他們死後加上了這些個罪名。呵呀！冤苦我已死的同胞！冤苦我受傷忍痛的同胞！！屈污我們青年愛國的赤心！！

國務院所說的謊話，除非有少數不法的份子，混雜其中——這是在那一國都免不了的，那是人人都承認的——敢說那一句不是憑空捏造的？要鎗殺學生，他們早就有了成竹在胸，並不是他們所謂為自衛，不得不出以相當抵禦呵！他們的心並非是殺死四十多，傷一百多，就滿足了他們殺人的慾望，其實他們要一網打盡他們所謂「暴徒」的愛國的青年。當日我與我的兩個小朋友，到兵丁面前去照像，我看兵丁都是新軍服，新武裝面孔上都帶着惡很的殺氣，因此我就倒退到北邊的鐵欄前面，我親自聽到院裏有幾位穿制服稍有良心的兵丁（大蓋不是府衛軍，制服不同）對我們三個說：「你們這三個小孩子快出去吧！在這裏有甚麼好處？」我心裏想：「怕甚麼？」可是我又懷疑，所以我馬上就叫我的兩位小朋友到後邊來，走不上幾步，羣衆就大亂起來，接着就是鎗聲。當時我看到一位女同學，想前去救她，但被羣衆壓倒在裏頭了。後來我弟弟對我說：『當羣衆進完海軍部的時候，守門的兵丁，就要關門，我看光景不好，拿着自行車就往外出，兵丁對我說「你往那裏走？你們都要反了！」』哈！哈！他們要一網打盡愛國的羣衆，我們還不信嗎？

在通電上還說甚麼兩方互有死傷，那更是滅盡良心糊說。可是兵

丁要鈔票，手錶，眼鏡，當場打劫，怎的一字不提呢？他們要愚弄國人耳目，世界上還有真理麼？！

諸位，我們在事變後，是否有以下的四種的感想？

(1) 上次上海英人的凶殺事件是英人不以我們當人，我們所以起來奮不顧死的力爭。可是現在是中國政府傷黃面孔，黑烏髮的中國兵來鎗殺黃面孔，黑烏髮的中國人，我們將何外對？民國？民治？民能改組政府？哼！那有那麼一回事！

(2) 這次的事變，政府是否是要剷除他們所謂的少數「暴徒」呢？再問那些死的，以及十三歲的孩子，文弱的女同胞，有孕的婦女，白髮的老嫗，洋車夫，青年的學子；都是暴徒嗎？我真莫明其妙，政府為何不探查明白暴徒的姓名，或當時捕護，或在私下擒拿，偏偏用一網打盡的方法將「玉石俱焚」？然而，這次焚的都是白玉！！

(3) 賈德耀是否是國民軍巨子…若是，國民軍呵…警衛司令當否負全責？整頓學風即是這麼一回事嗎？

(4) 哼！誰是真愛民，不擾民，誓死救國的？！真令我們民衆絕望了！

死裏逃生後的一點雜感 張鴻勛

「人不該死，終有命」，槍林彈雨下，死於土匪強橫手中者有之；死於醫院家庭者亦有人；為什麼處於同一情形之下，我却依然生存，這豈不是「有命而不該死」麼？呸！你真沒「人」心肝！難道那死者是該死，傷者是該傷麼？嚇死我也不敢起這種思想。死者是為國而死，雖死猶生；傷者是為國而傷，雖傷亦榮。但是我覺得最可憐的，就是我們這一般「死裏逃生」的人；既無尊榮，又飽驚嚇，撫恤者何人？慰問者何人？然而我們却在此時不能撤掉我們特有的權利，來不作「不平之鳴」啊！

這是我的幾種感想，我的特有權，我的「不平之鳴」。我不敢邀請閱者的同情，更不敢要求閱者青睞；但作為那「死裏逃生」者的一種微薄的供獻而已！

「中國人不會說實話！」我的同班宋君說，不錯，不錯，曾任國民

燕大週刊

政府司法總長的徐謙，不可謂不尊嚴矣；但是站在天安門的高台上，竟信口開合！自謂中華民國最高機關的首領，在民衆被殺之後，大放而特放其空話！買「總理」——死不要臉的臭賊——天殺的一指揮着一羣的極低下，無人道的土匪，大搶，大擄，大掠，大殺人，不知還有何面目，發出那一篇掩耳盜鈴，欺人自欺的通電！最令人奇怪的，就是那一般上行下效的土匪，光天化日之下，衆目昭昭之下，也竟打算以「撒謊」來遮掩！天若有眼，該叫他們立刻化爲灰燼！我不敢說中國人都不說實話，我敢保這也不是我友宋君意思之所在。但至少我們看出：這一般以執政自命的土匪的殘虐，他們的天良泯滅盡了。我們真正的國民，是不是還要讓這一般「無天良的土匪」存在？

方才出了土匪窩，我就逃到一個商店裏，我滿以爲商店的主人，要很表同情的款待呢。誰知，誰又想到，誰又能想到，他竟惡很很的，下了最刻酷最卑陋的逐客令！出了商店，兩隻溜酸的腿，幾乎抬不起來了，我以為很快的可以雇到一輛洋車，夢也夢不到，多少的洋車中，竟沒有一輛肯受五倍的價錢來告奮勇拉我的！咳！人心何在？但是也難怪，他們那裏了解我們運動的原因呢？他們又那裏會知道我們的受驚，受傷，以致於死亡，是爲的他們的家族，他們的國家呢？他們只看見了我們遊行的時候，不讓他們通行，檢查日貨的時候，焚燒了他們的貨物，他們沒看見我們所犧牲那寶貝光陰，金錢，血汗，以及一切；而他們自己竟不能有些許的犧牲！難道我們就完全歸罪於他們麼？他們應負相當的責任，是無問題的；但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他們是無智識的，缺少了解力的。這是我們的責任：去教導他們，指示他們！

平時看來，似乎身體的健強與否，是與人生無多大關係的，但是從三月十八日午後起，我再也不敢這樣的想了。那一般身體文弱的，一大半的都被壓在地下了；而那一般身體強健的，跳牆的跳牆，擠出的擠出了。我不敢幸災樂禍，不過舉個例，讓大家看一看：我校受傷的幾位，那位是身體十分強健的？同學劉蔚恩君，一聽槍聲，竟一躍越牆而過了，我佩服他的勇敢，我更佩服他強健的身體！

最後，我要說幾句喪氣話，但是也不能不說，昨日曾代表本校去

赴那二百多團體的大會；死的死了，傷的傷了，所有唯一希望的光明，乃是那全北京的大聯合一二百團體大會——誰知罪不容誅的搗亂份子，竟活活的把會給攪散了。當時會中的情形，我不願意寫出，使大家失望。但是若在此種情形慘狀之下，還不能彼此諒解，互相幫忙，竟忍將會搞散，到何時方能使我們覺得有希望呢？又何以對死者？何以對傷者？何以對死傷的家屬？何以對國人呢？

但是這正是我們真正國民革命的最後機會，正是我們努力奮鬥開始的時刻；我們雖飽受驚嚇，飽嘗悲痛，而天之所以使我們後死者，正要我們為死者復仇，為國家犧牲；我們肯不肯擔負這重大責任？

三月二十二，於燕大三院。

燕大自慘變來三日記 姜公偉

一 三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一一

溯自本校加入北京學生總會以來，即極尊總會一切之議案，但本校每於遵從之中表示自身之態度及對於各項議案相當之主見，此皆為同學所深知者，不知余再為之陳述，觀於往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本校於後援會中矻然之態度，即可知也。此次慘變後，本校同學傷亡獨多，余即微聞有男校自治會至少須負一部分責任之言，此實余輩應以為遺憾者。

此次慘變，在北京已往之民衆運動中，實屬空前之舉，段賊竟敢悍然不顧，屠殺四五十人，不僅吾輩臆料不到，即北京市民恐亦臆料不到耳。然則此次事變後之慘痛，本校同學之傷亡，烏可諉責於自治會乎？蓋自治會者，代表全校同學意見之機關也；自治會一切之行動，即全體同學之行動，焉可對於自治會有責言之理。余不願燕大全體同學因此慘變而有所軒輊，亦不願彼此有誤會之處，故作「慘變來三日記」以明真相，讀者幸勿以為余「替腔說話」也。其中遺誤之處，皆希讀者指正和原宥。

三月十八日（星期四） 北京各界因反對列強對於大沽事件之無理通牒，遂決定於本日上午十時於天安門舉行國民大會，同時北大三院，下午二時中央公園皆有同樣之團體代表會議。男校自治會適於本日上午八時一刻接到北京學生總會一封公函，請本校加入十時天安

燕大週刊

門之國民大會。當時自治會以此事關係重大，不可草草決定，乃於本日上午九時於二院禮堂召集全體同學大學，討論此事，由自治會評議部部長于成澤君主席。于君首言對於大沽事件之憤慨，次即提出北京學生總會公函之意見，并言本日北京有三個大會討論通牒問題，一為上午十時天安門之國民大會，一為同時北京國家主義學會等在北大三院招集之各團體代表會議，一為下午二時中央公園北京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及孫文主義學會等招集之團體代表會議，請同學自己決定加入一會後遂由男校全體同學多數通過參加上午十時天安門之國民大會。并選舉崔君毓林為總指揮。隨即散會。學校亦允許停課。男校約三百餘人乃於九時餘全體向天安門出發。同時并通知女校，由女校學生會會長黃喬雲女士召集大會，結果女校一致通過參加。男校同學至天安門後，女校同學約五六十人即到，（國民大會情況已誌京中各報，不再贅述。）記者於開會時曾晤及本校畢業生顧君國昶。顧君即曰：「此次運動，你們何必這樣賣氣力？恐怕不穩罷！」。當時記者猶以為顧君過慮，隨即莞爾答曰：「此係對外運動，當然要賣氣力。」孰知此話言後不及二小時，果應顧君之言，「不穩」至於流血，亦痛矣哉！

國民大會閉會後，本校全體男女同學亦隨大隊至國務院（即海軍部）請願。沿途高呼各種口號，浩浩蕩蕩，街中佇立觀者極衆。本校慘死之同學魏士毅女士即高舉旗者，行至東單牌樓時，曾由齊君植葵



第三執旗者即魏女士

爲舉旗諸同學攝一影，孰知一小時後，魏女士即飲彈而亡，噫，此殆魏女士最後之留影歟！

記者至國務院，因扶自行車故，不便前擁，乃佇立於人羣後面，距轅門甚近。記者當時因口渴之故，乃約定許君超遠先至東安市場飲牛奶，適許君之自行車爲于君成澤借去，許君乃向人叢中尋找。當此時，忽聞有「閑人避開」之言，一部分人乃羣向東轅門外狂奔，記者連自行車遂被擁至門外，不幸跌倒，壓於入羣之下。當時猶以爲院兵將行衝鋒，憤恨民衆何以如此胆怯，不敢起而與之相抗？孰知被壓不及一分鐘，即聞鎗聲，記者始知事急，乃盡力掙扎，從人堆中擠出，但兩臂已被足踏數次矣。時鎗聲愈急，知逃走恐中流彈，乃速避於轅門外北牆根下，遇一本校女同學亦避於牆根下。歷時不久，女同學即沿牆冒險向北逸去，時鎗聲仍乒乒不已，東轅門口人堆壓疊約有六七層，記者終以爲不過放空鎗驚嚇民衆，不覺胆爲之稍壯，乃與逃出之某君（穿洋服）盡力從人堆中拉人，共拉出七八人，時鎗聲漸息，乃向南逃，忽睹余之自行車倒于門外，已折毀不成狀矣，幸車輪尙能旋轉，急扶起南奔，途遇南開中學舊友戚君桂山（現肄業清華學校），乃與之攜走。行近東四牌樓時，又聞鎗聲，即係民衆傷亡最多之時也。歸家後於電話中聞知女同學魏士毅女士已遭慘死，幾爲之昏去。魏女士，津沽人，肄業於燕大女校已將三年，專攻數學。被舉爲燕大天津同鄉會會長，其才識毅力皆足有造於社會國家。而女士之父哲生先生與記者先大父有師生之誼，並與余父時相過從。且津沽女士就學異地者甚少，不幸今又故去一個，一思及此，便倍覺哀痛，何津人之不幸若是也！

魏女士係死於海軍部東轅門口外，身有二彈孔，一彈自胸入由背穿出，又一刺刀穿胸，死狀極慘。（見「世界日報」魏女士慘死後之像片）聞鎗聲初發時，魏女士與羅君學謙徐瓊英女士等避於小馬號內（見後略圖）不久遂失去，想係冒險向東轅門逃走。又聞本校王君致謙曾盡力向外拉魏女士，不幸未拉出。又聞魏女士中彈倒地以後，尙能鼓動，女校同學李佩光女士適見其慘狀，魏女士乃向李女士搖頭，大

燕大週刊

約表示將死之意，魏女士之一腿已被他尸壓住，李女士乃使力外拉，時忽一衛兵前來，欲刺李女士，女士乃急逃去。大約此時衛兵見魏女士奄奄一息，繼之一刺刀，嗚呼，女士死亦慘矣！此種殘暴之生畜，與其主使者，雖課之以極刑，猶不足以道其罪也！又聞衛兵專向穿洋服之男子及翦髮之女生刺擊，因洋服，短髮皆為共產黨之標幟。魏女士已翦髮，故被擊死。此說雖不值識者一笑，姑誌之以資證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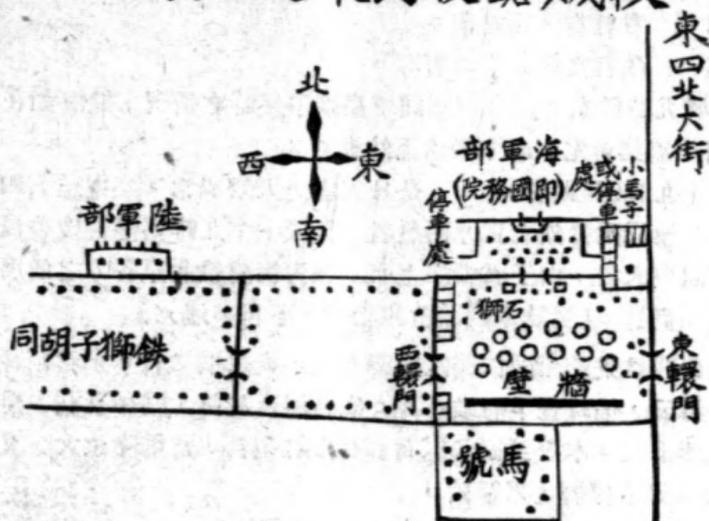
本日受彈傷者，本校同學計有：

- 1, 韋智君 本科三年生。彈穿右手，就醫於同仁醫院。
- 2, 戎之桐君 本科二年生。左臂中彈，就醫於同仁醫院。
- 3, 郭燦然君 特班生。腰及足中彈，就醫於協和醫院。
- 4, 李炎玲君 本科三年生。左臂中彈，就醫於協和醫院。
- 5, 魏拯之女士 本科一年生腿中彈，醫於協和醫院。

尚有李雲霞女士，雖由本校轉入女師大肄業，但仍選讀本校課程。女士之頭部及右腿皆中彈，現就醫於協和醫院。此外同學被流彈擦傷者，跌傷者，蹈傷者甚多。而當時被衛兵刮去物件者，亦復不少，即如女校黃喬雲女士之眼鏡即為搶去。而同學失去衣物自行車者亦時有所聞。據本校同學逃命者所言，男校同學王君志堯，逃至街心，頭際忽飛來一彈，穿帽緣而過；亦云險矣！最有味者，即為男校張放君之逃走。當槍聲初發時，張君立海部門前石獅旁，放槍之衛兵皆立於張君前面，張君彼時目睹衛兵有放排槍者，有放手槍者，約數分鐘，張君忽聞人呼曰，『汝尚不蹲下？』張君乃急蹲於海部門旁鐵欄下。時衛兵向後退，張君心中怦怦不已，乃匍匐進海軍部，逃至部內庶務科辦公處，後隨部內職員由海部後門逃走。當張君躡進海部大門時，門內兵士林立，如臨大敵，竟未將張君捕獲，可笑亦可險矣。

本校同學至國務院，集立於圍牆內東北隅，距小馬號（即停車處）甚近，距院府大門亦近，故事變後，本校同學傷亡獨多。茲將肇事處略圖如左：（根據北京「國民新報」所載，略有變更。）

段賊鎗殺民衆之血場



本圖說明：

「·」記號，均係段賊衛隊兵所佔之處。「○」記號，則均係民衆觀此圖則可知衛隊兵有意屠殺，四面及門口皆○。一有衛兵射擊，民衆幾無可以逃生之地，死傷者以小馬號及東轅門一帶為最多。顯係民衆向外逃走之證；焉可誣為聚衆擾亂，攜械反攻？

魏女士之尸身係由女校費校務長，密女士(Miss. Camilla Mills.)——各報所載魏女士之尸身為外人黃女士領去，想係密女士之誤傳。男校博晨光博士領回，是日晚七時，魏女士靈柩昇返修府，女校同學全體哭迎，哀聲震天地。靈柩停放於女校禮堂，後由費校務長，崔太太，蘇女士等親視洗滌創痕，重新換棺裝殮，聞血水約有三桶，亦慘矣。女校教職員等亦輪值看守，至十二時半始竣事。

同時男校同學於二院禮堂召集全體大會，由于君成澤主席，討論關於此次慘變之各項問題。並選舉八位同學組織一委員會，專責進行慘變後善後辦法，又於八委員中舉于君成澤為主席。茲將八委員姓名及其所擔任之職務列下：

主席 于君成澤。

文牘 董君紹明，馮君日昌。
外交 于君成澤，崔君毓林。
宣傳 章君克，錢君華。
庶務 張君文德，朱君寶琛。

散會時已晚九時餘矣。歸室猶聞同學高談事變時之情況，歷歷如在目前，蓋同學驚魂甫定，心中仍忐忑然也。

三月十九日(星期五) 是日大雪，天寒異常，空中愁雲四佈，若爲昨日慘變殉難烈士哀悼而然者。男校上午九時慘變善後委員會召集全體同學大會，由于君成澤主席，報告慘變後北京各方之態度，及討論諸項問題。(另誌本期該會報告中，不再多述。)

午後與閔君秉乾至同仁醫院慰視韋智，戎之桐二君。韋君精神極佳，據韋君云，惟時覺手痛椎心耳。戎君面色灰白，精神衰弱，慰問數句，旋即出院。本擬至協和慰問郭君李君魏君，時雪降愈大，又聞協和探病人異常擁擠，乃歸校。

下午四時餘，男女兩校同學及教職員全體爲魏女士舉行追悼大會，靈堂設於女校禮堂，女士靈柩置於堂之中央，儀式略仿孫中山先生追悼會。柩前放置女士生時放大像片，上覆以女校教員陳克明女士送之松樹花圈，柩下及兩旁放置許多之鮮花籃，花圈等物。堂內壁上懸掛者，皆爲同學與北京各團體所送之輓聯及花圈。柩前白燭一對，火光熊熊，倍覺全堂空氣淒涼而沈肅。開會時已四時半，男校同學立於柩之西面，女校同學則立於東面。堂中肅然沈靜，惟聞同學有嗚唏之聲。首由主禮員劉廷芳院長引導秉白燭之贊禮員八人(男校四人，女校四人，皆爲魏女士之同級生)入堂宣慰。繼靜默數分鐘，隨即奏樂，由女校同學代表張光祿女士宣讀誄詞，詞如下：

『民國肇建，十有五年。閱艱禦侮，互起烽烟。生民塗炭，朝不保夕。哀我子遺，顛困流離。學子呼號，恐後爭先。努力奮鬥，誓摧強權。爲國捐軀，死亡相繼。吾校義烈，魏君士毅，熱心國事，奮然前驅。夙本羸弱，發生不虞，竟以身殉！芳魂渺寂，同學悲痛，羣相悼惜。香花供奉，芳型共仰。魂而有知，來格來享。』
○哀哉尙饗。』

次由宗教學院代表富君汝培讀禱文，魏女士同班(一九二六班)唱輓歌，徐瓊英女士述說魏女士之歷史，男校同校代表董君紹明致唁詞，燕大天津同鄉會代表姜君允長讀祭文，祭文如下：

「維民國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全人等謹以清酌庶饌致祭於士毅女士之靈前曰：嗚呼，女士竟棄同鄉兄弟姊妹而長逝矣！溯自十二年夏就學燕大女校預科，品性純良，成績優異。在校三載，凡學校事業，社會服務，無不賴以扶持。同鄉等深知女士毅力才能超衆，故公舉女士充天津同鄉會會長，經營計畫，措置裕如。本月十八日京師學商各界，因八國通牒，侵犯主權，出而抵抗。女士奮身前往院府，當場被擊殞命。慘不忍聞。嗟呼！女士素具愛國熱誠，對於時局諸項問題，動以犧牲救國爲念。今女士撒手而去，夫復何言！而同鄉等痛國事之不可爲力，悼女士之遽然長逝，更念及罹禍之慘苦，能不悲哉！嗚呼，尙饗。燕大天津同鄉會公祝。」

復次爲女校歌詠隊之輓歌，男女兩校校務長致哀辭，司徒校長致哀辭，魏女士家族代表致謝辭，全校聖歌隊之聖城歌，主禮員祝福，最後由會衆唱聖歌而散。齊君植榮並爲魏女士靈柩攝影紀念。

晚七時男校委員會開會，議決明日繼續停課一日，男校同學可自由加入明早魏女士之厝儀。

魏女士之母於晚十一時由津來京，下車後卽至女校痛哭一場，女校費校務長多方勸慰，聞者多爲之泣然泣下。人孰無死？女士不死於疾病，獨橫死於暴賊之手中，紅血飛濺於正義之金牌上，殆亦不幸而幸者焉！女士死固瞑目，最痛心者，卽女士之慈母，年華已將半百，驟遇此悲慘事，能不心痛！况調育念年，愛似明珠，一朝失去，又焉不爲之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悲哉！世間惟有慈母爲兒女流出之淚，才是真淚，是熱淚。……

三月二十日(星期六) 天已晴，惟覺風寒刺骨。今日爲舉行魏女士厝儀之日，記者於九時半至女校，則見一切儀仗等事已預備妥妥。不久男校同學前來送殯者甚衆。起柩前有數同學爲靈柩攝影，天津同鄉會全體會員並與靈柩合攝影，留爲永久紀念。時魏女士之母到校

燕大週刊

，扶棺痛哭，全校同學皆爲之揮淚。至十時遂起棺，首由音樂隊導領，次爲男同學，親爲執紼，再次爲女校同學，女士之男女同班生，女教職員，後爲同鄉會人員，靈柩前爲家族。蔓延約一里許，氣象極嚴

至東單大街影



魏女士靈柩行

肅。至下午一時半，柩至崇外法華寺暫厝，同學等與靈柩行辭畢禮，相與拭淚而散。記者又逗留半小時，齊君爲女士之家族攝一影。及靈柩安放於大殿旁東空房內，始歸校，已三句鐘矣。

法華寺東空房影



魏女士靈柩安放

此次魏女士之厝儀，男校教職員竟無一人參加，未悉何故。誠然，悼惜女士，不一定非參加厝儀，不足以表其哀忱。但女士此次之慘

死，不僅係女士個人不幸，學校不幸，甚至國家不幸；即從人道，正義方面思之，亦深為不幸。如是，吾輩豈可默念於中心而無具體哀忱之表示歟？

歸校不久即赴二院之男校同學大會，由于君成澤主席，會中只宣傳股章君克之報告而已，旋即散會。晚七時委員會又聚會。（詳情見該會報告）

當大會散後，記者即歸家，晤 L 君，談及北大張君仲超之慘死，為之哽咽者久之。張君係陝人，篤學敦厚，研究近代思想學說，造旨極深。曾與記者同班於天津南開中學，不幸亦為此次慘變之一犧牲者，悲夫！

（完）三月二十一日追記，一九二六。

本篇原名「慘變來五日記」，係校聞變格之記錄。嗣因二十一日無甚可記，追記至二十日即截止。今後在暫時罷課期中，委員會之工作，每日皆有報告，不必一一記之。二十二日早九時男校同學大會，又舉出八委員，合以前共為十六委員，特附筆於此。

公偉。

哭 聲 農 人

（一）

大沽口幾聲砲響，
辛丑協約國竟受日本的愚弄；
八國發出最後通牒一五項要求，
限我外交當局四十八點鐘。
稍有國民知識的青年，
誰沒有愛國的血性——
想，寧捨上自己的生命，
也不肯眼睜睜就成了列強的奴童；
那料到煙雲朦朧的京城府院門前，
竟會演了空前的慘劇，
屠殺了愛國的英雄！

（二）

可嘆哪！

手無寸鐵的書生被土匪不如的衛隊給戕生！
舉着有刀的鎗柄，頭腦裏早就失去『國民性』！

他們那裏儘是逐哄，
還在攀機散射響砰砰；
他們那管你是男是女，
投機搶過錢袋，手表，高帽，眼鏡，
如此你就許死裏逃生。

腿腳快的被鎗聲送得渺無踪影，
還有好多人吓得在暈暈迷不醒——
牆也爬不上去，窗也拽不下來，
乾聽着黑粒飛騰，
只候着熱彈穿胸。

人多門狹，四面圍攻，
結果死傷狼藉：
豎積四五層，一片亂縱橫；
腰穿，胸裂，腦流，腿折，
血染了大地鮮紅，
一陣陣志士的熱誠攢入鼻孔刺腥腥。

(三)

人們吵嚷的聲音把我從熟夢裏驚起，
心間怦怦不已。

趕快向同學去詢聽，
蕭蕭顫動的神色立刻呈現了颯然的情況。

哎！同桌用飯的韋哥右手被流彈穿了洞，
學友亦華腿腹兩處受傷，

隔壁李君炎玲臂腿也血注如傾，

同班戎君臂拆更凄冷；

女同學傷者病院呻吟，

魏女士死耗傳來人人捶胸。

聽得了此番慘况，
使我急的怪慌張，使我幾乎病狂。
哦！不多時又有從尸堆裏逃回來的同學：
他們的面孔灰白，他們是音啞神喪；
只說出他們目視的慘狀，
只指出他們衣上的血痕。

一九二六，三，二十一日。

本校同學被難後大事紀

三月十八日

本日下午國務院門前發生流血慘劇後，男校學生自治會評議部在二院禮堂召集全體開緊急大會。先由主席于成澤報告，分兩項：（一）本日經過情形；（二）本校同學受重傷者五人：魏拯之女士，李炎玲，郭燦然，戎之桐，韋智等均送往醫院療治；死亡者一人，魏士毅女士，經女同學將屍體昇置女校禮堂。繼崔毓林報告，亦分兩項：（一）是日因國民大會主席報告，謂執政府衛隊已解除武裝，由國民軍接防，故本校參加到府請願（二）本校同學於往請願時，中途多已散歸，到執政府者僅男同學四十餘人，女同學十五人。並略述當日肇事經過。報告畢，議決（一）調查除已知名之傷亡同學外；同學有無失蹤事。當由吳必位熊大綸古志安李獻琛朱寶琛張放等六人自告奮勇，組織調查隊。（二）組織委員會辦理善後事宜。由衆公舉于成澤，（委員長）崔毓林，董紹明，章克，錢華，朱寶琛，張文德，馮日昌八人負責。時已九點，主席宣告散會。

散會後，在禮堂繼開委員會，討論進行。議決：

- （一）分股進行
- | | | |
|--------|-----|-----|
| 甲，外交股： | 于成澤 | 崔毓林 |
| 乙，文牘股： | 董紹明 | 馮日昌 |
| 丙，宣傳股： | 章克 | 錢華 |
| 丁，庶務股： | 朱寶琛 | 張文德 |
- （二）朱寶琛張文德代表全體同學攜帶花籃信件等往協和同仁兩醫院慰問受傷同學。由文牘股備就慰問函件，原文如下：

聽見你受傷，我們都非常難過。你受傷，是爲了救國，尤使我們敬重。我們現在請朱寶深張文德二君作我們的代表，去慰問你的傷痛。我們已經一致決定：對於救國運動，依舊不懈的進行，期望不使你所流的血落空；對於你本身經濟學業等等難題，我們全體同學負完全責任，爲你設法解決。但望你安心調養，早出病院，來同我們爲國家爲同胞奮鬥。

燕大男校全體同學敬上 三月十九日

(三)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半開全體大會。

(四)外交股出外探訪肇事原因及他項消息。

(五)宣傳股於十九日上午九時往女校籌備追悼魏女士大會，並協商兩校合作事。

三月十九日

上午十一時半在二院禮堂開全體大會。分兩項：

(一)報告 1•委員會議決事項

2•宣傳股探訪結果

3•追悼籌備會議決案數件：(一)下午四時在女校禮堂舉行追悼會；(二)女校同學每人捐助作籌備追悼會及立紀念碑等費；(三)秩序儀式採用追悼孫中山先生之禮節；(四)男校二年級舉代表四人在追悼時持執燭；(五)用簫助哀；(六)男校派代表致哀辭。

4•熊大綸報告調查結果：(一)住校同學都無危險；(二)不住校同學亦均安全；(三)醫預科同學亦無恙。

5•庶務股報告慰問受傷同學結果：戎之桐傷勢頗重，韋智較輕，(二人在同仁醫院)；郭燦然，魏拯之，李炎玲，景况均佳。

(二)討論 1•追悼會事項，議決：(一)用費先借用本校滙案後援會所存之款，事後由同學攤還；(二)由委員會委派代表致哀辭。

2•上課問題，議決；由委員會向學校商定。

下午四時在女校禮堂開追悼會。魏女士靈柩安置當中，前面置有女士放大之遺像，精神活潑，見者潸然下淚。靈柩圍以花圈，禮堂四壁懸掛挽聯甚衆，男女同學及來賓與弔者擁擠不堪。開會時，宗教學院院長劉廷芳博士主禮。先宣慰，次靜默，次奏哀樂，次女校代表致誄辭，字字悲痛，聞者淚下；次宗教學院代表富汝培君讀稿文，亦聲色凄慘；次女校二年級同學唱輓歌；次男校代表董紹明君致唁辭，次女校歌詠隊唱輓歌；次徐瓊英女士追述魏女士歷史，哭不成聲，令人酸鼻，次男校洪煨蓮校務長，女校費賓閩臣校務長致哀辭；又次司徒校長致哀辭；又次魏女士親族向衆三鞠躬以表謝意；及後會衆唱聖城歌，主禮員祝福散會。本校天津同鄉會全體留在靈柩前攝影紀念。

晚七時在四院A 3 課室開委員會。分兩項：

(一)報告 外交股報告學生總會開會事件：

- 1•登報調查死傷數目
- 2•質問國民軍態度
- 3•發表宣言
- 4•組織演講隊
- 5•慰問死傷
- 6•通電全國如廣州長沙漢口上海等處
- 7•各校報告各校死傷人數（各校代表未到齊，故無確數）
- 8•舉北大郁文醫大等六校代表向執政府交涉領回屍體
- 9•援助公立第二中學校長被控事
- 10•與取消辛丑條約會，反對通牒會兩新團體合作事
- 11•通過無期限罷課
- 12•起訴問題（催請地檢廳提訴）
- 13•組織傷亡善後委員會
- 14•舉今是，工大，師大，匯文神學四校代表慰問死傷
- 15•募捐鉅款援助傷者
- 16•要求政府賠償
- 17•通電全國定四月十八日開追悼大會，並各學校下半旗，學生纏黑紗以誌哀悼；電內並主張對死者用國葬禮

與懲辦兇手。

18. 質問李鳴鐘來函責任，並催其答覆。

19. 與各校教職員商量合作。

20. 派代表往京外宣傳，費用由被派之校與總會分負。

(二) 討論 1. 魏女士起靈送行問題

2. 明日不上課

3. 每晚七時開委員會

三月二十日

上午十時爲魏女士出喪之期。靈柩由燈市口出發，男校同學親執花圈輓聯等前導，次隨女校同學，又次爲本校教職員與本校天津同鄉會，更次爲魏女士家族。靈柩隨後，經崇文門大街，直往法華寺停厝。沿途觀衆深爲嘆惜。抵寺內，執紼會衆環立棺前，向靈柩三鞠躬，行辭別禮，魏女士之母向衆致謝，始各散去。

下午三時在第二院禮堂開全體大會。到會人數不多，只開報告會。

(一) 崔毓林報告出席學生總會事件，與在十九晚之委員會內報告無異。

(二) 主席報告委員會議決事項。

(三) 宣傳股報告探訪消息結果。

晚七時在四院A3課室開委員會。女校代表周蘭清田貴鑾二女士來會傍聽。

(一) 報告 主席報告工大師大均有代表來校慰問。

(二) 討論 1. 派代表往張垣向張之江陳述此次事變情形。通過由宣傳股負責，並支洋十五元作旅費。

2. 通過發表宣言，大意分三段：(一)報告被難翔實情形及本校加入此次運動之態度。(二)對外堅持到底，(三)慘殺事件，依法律解決。

3. 請庶務股明日往醫院慰問傷者。

4. 慰問並聯絡他校。由外交及宣傳兩股負責。文牘股備介紹函，如下：

會長先生：

敝校學生全體謹派代表赴 貴校慰問三月十八日
在府院前受難同學，並商榷今後進行。懇予 接待爲
盼。此候

公安

燕大學生全體敬上

5•魏女士紀念碑，由庶務股與女校接洽。

三月二十一日

晚七時在四院 A3 課室開委員會。

主席報告：

- (一)報告
- 1•新聞晚報贈本會晚報一份
 - 2•滙文來函請參加明日上午十時之追悼會。
 - 3•藝專贈來魏女士花圈一只
 - 4•本日來校慰問者有北大代表張紹琦，北京學生總會代表傅啓學，中國國民黨代表鄒德高，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代表龔天縱，國立藝術專門學校代表田俊傑，北京慘案善後委員會，北大學生會等代表及凌業光等。

外交股崔毓林報告：

- 1•與各校接洽聯絡事
- 2•師大提議死亡者合葬一處
- 3•在北大三院開各界聯合會事項：通過組織北京各界廢約驅段大同盟，並議決分組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與特別委員會。

庶務股張文德報告慰問受傷同學情形。韋智戎之桐等已覺大好。惟協和醫院方面，未往探視。

- (二)討論
- 1•議決明晨九時半開大會，
 - 2•議決印魏女士像片千張分贈同學。
 - 3•議決增加委員：外交股增四人，文牘股二人，庶務股二人。
 - 4•議決勸受傷同學勿受外人贈給無來歷之金錢。
 - 5•議決同仁醫院三等病房過劣，須將受傷同學移至頭等

室。

6. 議決明日大會提出所擬之定名。(燕大學生委員會)

7. 議決津貼本校體育股小孩醫藥費洋一元。

8. 議決滙文追悼會時贈去花圈一個。

三月二十二日

上午九時半在二院禮堂開全體大會。主席報告委員會議決案。並報告女校已組織委員會，人數與本委員會相等。繼由崔毓林解析各方面心理，藉喚醒同學繼續努力，大意分(一)死者心理；(二)傷者心理；(三)受驚逃難者心理；(四)未被難者關心慘案者心理；(五)旁觀而無同情者心理；(六)心死者心理。後宣傳股報告，擬在最近期內，將全體同學分作數組進行工作：(一)收集報紙關於慘案之材料；(二)收集演講材料；(三)編纂所收集之材料。報告畢，增選委員：

(一) 外交股 夏晉熊 侯樹彤

劉樹槐

(後卿汝楫辭職補選

(二) 文牘股 焦承志 黃正

羅學灑)。

(三) 庶務股 吳隆復 孫孟達

選舉畢，羅學灑提議宜在學生總會提出不承認國民軍對通牒表示退讓，並監視英人乘機解決滬案。旋散會。

燕大學生委員會文牘股馮日昌佈。

逃生記

王志堯

我不是任何黨的黨員，嘗恐受黨爭的利用，未曾參加前幾次的天安門的運動。十八日聞校鈴聲，知為反對八國通牒，抵抗帝國主義，要求廢除辛丑條約等事開會。匆匆整裝，騎自行車去天安門。見到會者不如五卅案時之多——私念莫非受前幾的影響嗎？！惟心中只存不平等條約之束縛，帝國主義之勾結軍閥擾亂中國，及無理高壓之通牒，將所有印像——黨爭利用——全忘了。

天安門前主席報告，說執政府衛隊已解除武裝，換國民軍守衛，只管去……大隊出發後，而所謂主席團與指揮竟皆乘汽車他去了！

在東單牌樓，我見前方的份子，似乎不大穩健，故問我校總指揮，今天是否有他種動作？彼云：「沒有什麼」我說；爲備萬一起見，至少也得令女同學回去，我們不能受少數激烈份子的坐累。彼復答以沒有什麼。甫過東四牌樓，我見有持紅旗的人，捲旗而回，我以爲他們走了更好，決想不到他們是洞悉慘禍，將他人驅去，他們却預先逃跑的。

國務院門前的衛隊，以微笑的面孔，向著羣衆——他們心裏似乎說：今天看你們那裏逃跑？回頭就將你們全打死！叫你們嘗嘗我們子彈的厲害，刺刀的鋒銳，與我們鎗托子的殘酷！

我校總指揮由前面回來說：「略等一等，已經選了五位代表進去……」西南方面的羣衆向外跑，拿號筒的人喊：「不要走……」衛隊已經舉起鎗來，作預備放的式子，我轉過身來，剛要令同學快走，只聽得砰砰的鎗聲發作起來。

門已經爲逃亡的羣衆擁塞了，鎗聲不住的向門口發，我遂將自行車擲在院中，向馬棚內逃命，前面一人中流彈倒地。流彈穿過我兩腿的中間，落於地上，土烟飛起；從我面前過去，中于牆上，灰磚四散；中于人身，我就不忍心看了，也無暇去看。

避在馬棚的門後糞堆上，見羣衆多向北屋內跑，——私念裏邊的人擠也擠死了——火夫拿着一警帽，由窗伸出，以阻鎗彈內射。最可恨的，莫過於憲兵與保安隊，他們也隨羣衆亂跑，如驚弓之鳥，不知去向何從。最可恨的，莫過於一個排長同一個助紂爲虐的保安警察。

燕大週刊

這個排長的手鎗正對著我身後的一個小梯上爭緣上攀的人發放，應聲而落下的不知多少，全都壓在我身上。他又裝子彈了，一因想瞑目等死吧——裝畢，即喊令民衆出去，羣衆聞命狂奔，孰知民衆速逃者，多立斃於其鎗下。那個保安警察且站在這排長的後面喊：『打這個，打那個』。哎！我不知羣衆對他們有什麼仇？！他的鎗彈甫罄，待復裝之時，我才逃出馬棚。

院中的鎗聲仍然砰砰，蹲伏而行，避在大門後。一軍官立院中下令停止放鎗，令影壁後的火夫持木棍板櫓四面來擊打逃衆，是時門口堆人已四五層，我不忍心看底下被壓的人，遂推開附近的人，欲將倒地之人扶起。見他們已死，無能爲助；却又不忍看他的週身鮮血！是時火夫舉棍打來，我轉身向他說：『老鄉不要打了』。他門這才止住，而從事于搶圍巾，自行車，鞋帽等。

甫出大門，見一中法大學生站于門前，尚喊別走。是時十條胡同衝出十名兵士，舉鎗喊打……我舉手喊『老鄉別打』——或者因爲適站在門前，他們恐傷及院內軍人就未開鎗。才走了幾步，即聞鎗聲又向北發，未四五排，轉向南來，有兩彈射我，皆未中，惟第二彈由左耳旁錚錚然過，帽緣爲之洞穿，錚聲在耳邊留了兩日！險啊！假使此彈再向右一分，我的腦頭就粉爛了！哎呀！像我這樣無黨派受傷者，二百餘人了！像我這樣無黨派死者，四十餘人了！然而，此生第一險遇，得慶更生，此膽反益壯了！

（記者按：此稿交來太遲，故只能排在後邊。）

燕京大學全體學生宣言

三月十八日國務院前之慘變，本校同學受創甚劇。而今死者未安

窳劣，傷者方宛轉號痛於醫院。同學等痛冤仇未雪，國亡於無日，因哀悼憤恨之餘，謹宣言如次：

(一)本校同學對於羣衆運動，素來主張慎重。此次參加北京各界之國民大會及執政府國務院之請願，事前曾經大會詳細討論。咸以事屬外交，關係國家安危，身為國民，義難坐視，因即通過全體參加。同學等此心純潔，可質天日。乃事變之後，報載執政府十九日通電，多所誣譏：強謂民衆爲暴徒，爲受人指使，並有攜帶手鎗炸彈火油等物以與衛隊激戰等語。是我同學無限愛國救亡之心，皆爲此執政府一封通電抹殺。天乎！似此無端搆陷之詞，竟出諸所謂執政者之口，國家今後豈復有真是非耶？不論本校同學素守本分，除後盾政府，力爭外交之外，別無目的；既使羣衆中果有包藏禍心攜帶危器者，任何時爲本校同學察見，亦必不肯盲從他人，作此重大之犧牲。此本校同學參加民衆運動歷來之態度也。此次自天安門聚大會至遊行請願，以至突被屠殺，實絲毫無所察見如執政府通電云云者。足徵執政府既無愛國愛民之意，更無惻隱悔禍之心。如是通電，是置血淚模糊含冤莫伸之民衆於不顧，而忍心出此違背天良嫁禍卸罪之舉。似其意曰，殺傷之民衆，既不足恤，且有餘辜。遂欲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如此殘暴無良，而可容忍，吾真不信吾國人尙得爲血氣之倫也。遠方父老，莫明真象，特先辨明。

(二)執政府十日通電，又謂衛兵開鎗，乃出自衛。查當日衛兵開鎗，計有數陣，子彈橫飛，勢如暴雨，每陣中間，復雜以散鎗襲擊。今姑撇開事實，設想羣衆中果有三人五人以至十人，攜帶手鎗與衛隊抵抗，而多數羣衆仍爲赤手空拳，果能有何非常之危害，而需要如此

慘毒自衛？何況攜帶手鎗之事本為誣贓者乎。且使衛兵果為自衛，則雙方相持當在院門之前，圍牆之中央，何以當日死者傷者多在圍牆門際，屍身高至數尺，至使後至者不得復出？此豈自衛中應有事耶？再當時本校同學因圍牆外門為屍身壅塞，不及外逸，因多避入附近之馬號，衛兵尤復追殺不已。逃出馬號，則衛兵有持鎗放射者，有持木槓，刺刀，鎗柄闖路痛擊者。其時圍牆中除咆哮之衛兵及臥地之死傷者而外，已別無餘衆。乃衛兵對於門際輾轉外逸之男女學生，復不肯相捨，戮力兇殺，致使本校同學魏女士胸部既受彈傷，腰間復受刀刺，血污褊體，當場氣絕。執政府衛兵之自衛固應如是耶？又當衛兵屠殺之際，乘間劫掠衣物，不但生逃者失物甚多，即在死傷者亦皆無以蔽體。殺人越貨，本為強盜，而執政府通電獨曰自衛。是執政府將以殺人越貨命令天下也。吾儕小民更向何處覓生命財產之保障哉？雖然，國究未亡，法紀猶在。我同胞有將執法律以究治此殘殺愛國民衆之兇犯者乎？本校同學願與之俱。

（三）歷年以來，東西各強國利我國之有內亂，以遂其侵略之野心。常於軍閥交闕之際，上下其手以為助長。軍閥禍國，罪固不赦，而列強奸謀，更可痛心，東鄰日本，尤擅此技。前既助張作霖以蕩除郭松齡，近更助李景林以攻擊國民軍。國民軍封鎖大沽口，至使奸謀未遂，乃藉口於辛丑條約，聯絡利害與共之西洋各國，遂有八國通牒之事。茲姑不論辛丑條約本不平等，理應廢除。即就該約本身而論，當其成立，原為保護外僑。今國李交闕，乃是內亂，毫無危及外僑之事。是知如此通牒，但見蠻橫，全無意義。且該約中本有天津三十里內不准駐兵之約定，而李景林犯之，又有秦皇島及山海關附近不准停艦之約定，而張作霖犯之。似此之事，東鄰日本與其他七國定不聞視？於此則通牒，於彼則默置。其陰險之用心，已灼然可知矣。故八國通牒者，列強陰謀之布露，辛丑條約者，擾亂中國之厲階。此而不爭，變亂相尋；此而不廢，國無寧日。死者已矣，吾輩生者倘不能再接再厲，奮百死而力爭，遑論國家自身及未來者之存亡利害，但問果將何以對國務院前吾慘遭屠戮之姊妹兄弟也哉。同胞！興起！謹此宣言。

○三月二十日○

燕 大 週 刊

第 九 十 三 期 合 刊
中 華 民 國 十 五 年 三 月 廿 七 日 出 版

本 刊 因 係 特 刊 售 價 十 二 枚

價 目 表			
每	份	銅 元 六 枚	郵 寄 三 分
半	年	大 洋 六 毛	郵 寄 七 毛 五
全	年	大 洋 一 元 二 毛	郵 寄 一 元 五

廣 告 價 目						
地 位	面 積	全 面		半 面		四 分 之 一
		全	面	半	面	八 分 之 一
論 底	前 面	十	元	二	元	四 元 二 元
文 中	論 間	六	元	四	元	二 元 一 元

全年五十二期，登二期以上九折，五期以上八折，十期以上七折，半年以上六折，全年以上對折廣告概用白紙黑字鉛印，繪圖刻字工價另議。

總務部啓事

葉臣先生捐大洋貳元特此鳴謝

京報副刊

孫伏園編輯

日隨京報發行。學術思想文藝各項
字具備。月終合裝成冊，定價三角
發行處北京小沙土園京報社。總代
處北京東城翠花胡同十二號北新書

猛 進

五十一期目錄 (於三月五日出版)

時事短評
，建國的意志
，伸直你的腰來
，對於國民黨中左派右派
的幾句批評
，不可解
動的白布
一勿一文又上王(Oedipe roi)
文的慘曲

虛 生
今 剛
虛 生
許 齋
春 芝
鳳 譯
哥

清華週刊

第二十五卷第二號目錄

卷頭語

引言

時評(二則)

雜談(二則)

言論

清華改組之商榷

改良清華之建議

教育救國與教育自救

批評與攻擊

對於此次風潮之我見

特載

改革運動之一段落

通訊

紐約清華同學新年重聚會一瞥

斯丹福大學路況

新聞

銳，仕俊
銳，草木

錢端升
區區博
錢基德
孔雲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

Bulletin No. II.

List of New Books

Nov. Dec. 1925.

- | | | |
|--------|------|---|
| 178 | St6 | Stoddard, C. F. Handbook of modern fact abous alcohol. 1914. |
| 190 | F18 | Falckenberg, R.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1897. |
| 190 | H67m | Hofding, H. A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1924. |
| 190 | J57 | Joad, C. E. M.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hilosophy. 1924. |
| 190 | Sa5 | Santayana, G. The life of reason. c1905. |
| 192.8 | Sp3 | Spencer, H. First principles. 1888. |
| 194 | C83 | Cousin, M. V. Course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1852. |
| 194.1 | F52g | Fischer, K. Descartes and his school. 1887. |
| 199.54 | M91 | Muller, M. The six systems of Indian philosophy. 1919. |
| 200.15 | Sc5 | Selbie, W. B. The psychology of religion. 1924. |
| 201 | L95 | Lowber, J. W. Thought and religion. c1912. |
| 204 | St4 | Stephen, L. An agnostic's apology. 1893. |
| 206 | Am3 | American Bible Society. Annual reports. |
| 206 | D96 | Dwight, H. O.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
| 213 | W72 | Winchell, A. The doctrine of evolution. 1874. |
| 215 | T24 | Temple, F. The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 1884. |
| 218 | A13 | Alger, W. R. A critical 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a future life. 10th ed. 1880. |
| 220.1 | R21 | Raymond, G. L. The psychology of inspiration. 1908. |
| 220.48 | N37 | Nestle, E. The Greek Testament. n. d. |
| 220.48 | W52 | Westcott, B. F. The New Testament. 1911. |
| 220.7 | An4 | Angus, J. The Bible hand-book. 1904. |
| 220.7 | Sa5 | Sanday, W. & Headlam, A. C.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 11th ed. 1906. |
| 220.8 | D29 | Davis, O. S. Using the Bible in public address. 1918. |

(To be Continued)